



孤山先山

16  
1494  
10





門和16  
1494  
10



孤山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肥後 陳不 數愨子原著

數將泰記輯

墓碑

菊池正觀公神道碑

嗚呼元弘以至明德四十餘年。王室之難。豈不痛

哉。如夫皇統之有正閏。神器之有去就。雖非臣

子之所議。然其君子小人之分。忠良亂賊之判。則天



下後世自有公論。昭昭乎不可得而掩矣。蓋方是之時。忠臣烈士。不爲不多。然至其一門無叛心。數世全臣節。則未有如楠氏菊池氏之盛者也。楠廷尉崛起倡義中興。王室其後屢諫不聽。殺身成仁。其子其孫克遵遺訓。與南室相終始。其忠盛矣。至如菊池氏。則自寂阿公首死王事。二子繼興。能復君父之讎。遂奉征西親王。專節鉞于一方。而宗族子弟。無不同心協力。以勤王事。是以中朝不競。海西獨振。旣而神器入洛。南方諸臣皆散。而菊池氏崛起獨存。傳二

十五世。以終足利氏之代。此其忠誠無異於楠氏。而功則有加焉。楠公歿後三百餘年。常藩義公聞而慕之。乃建碑於其所戰歿湊川之上。請明遺民朱之瑜撰其文。於是楠公之忠益以顯著。而菊池氏之墟則寥寥莫聞焉。正觀公之墳。在于墟之西南禪寺院中。歲年遼遠。無佗表識。墳上獨有一大栴樹耳。邑人澀江氏父子痛之。喟然嘆曰。菊池氏忠烈如彼。而使楠氏獨專其美乎。謀之豪族宗氏。宗氏奮曰。是我罪也。我先世皆事菊池氏。而被恩舊矣。乃捐財建碑。使澀



江氏請予文鐫之。正觀公乃寂阿公之仲子。諱武光。其忠烈功業於數世中爲最盛。事具史冊。澀江氏名公豐。字子錫。子名公正。字子方。宗氏名英盈。字傳次。如三子亦可謂勇於義矣。銘曰。上菊池之墟。俯長江之浩蕩。仰箭筈之嶮巖。山川鬱勃之氣。何爲至今未除也。遽而悲風一起。萬木皆鳴。如王者師聲罪討。征士馬踊躍。金鼓錚鏗。螻蟻之衆。莫之敢抗也。蓋忠憤之氣。不可夭闕。故能激風霆。薄日月。雖經千百歲。而未嘗竭也。况有數義士。隔世緬懷。爰建碑石。以表泉

臺。使人之拜觀九原者。益思慕徘徊而不忍回也。噫。嘻。蓋嘗觀大友少貳二氏之墟。與墓乎。寧有復泫然而泣下者邪。

從五位下佐渡守松井君神道碑

君諱康之。字胃助。後更新助。源姓。以松井爲氏。考諱正之。妣荒川氏。君仲子也。幼仕幕府。光源公嘗請假拜勢州。

廟。旣往。會三好義繼等作亂。弒幕府君一門。死之。封邑皆沒。君還無所據。我先君泰勝公奉幕府弟靈



陽公出居江州。君往謁之。遂經歷諸州。以謀恢復。永祿十一年。織田公應教討賊。君帥其徒屬馳至。屬我軍。攻箕作。力戰獲首級。靈陽公織田公皆賞之。初賊陷我勝龍寺城。公伐而復之。君亦從焉。遂依我。待以賓禮。十二年。賊圍幕府。公救之。戰于桂川。君奮擊大敗之。幕府賞之。親賜卮酒。公以君英武出衆。欲留之。賜食祿。配以義翁主沼田氏。元龜元年。從擊賊攝州。攻御牧。獲首級。被五創。二年。從破賊住山及戶埜。與福寺僧黨賊。從平之。皆獲首級。三年。從攻高

屋有功。天正元年。織田公益封公。西岡有豪族物集女者不服。君手刃之。竟平其族。從陷澱。屢軍河攝。攻貝塚。先登破郭。獲首級。織田公賞之。連戰河州。皆有功。二年。從陷三箇。攻石山。陷萱振。破賊飯森。屠新塚。三年。擊越前。連戰有功。四年。從攻石山。屢有功。攻壕溝。先登。五年。從攻狐塚。獲首級。賊潰。追破之。長尾紀州平。皆有功。從陷片岡。攻志貴。伐丹波。六年。再伐丹波。遂伐丹後。大閤與毛利氏西爭山陽。公援之。從圍神吉。攻志方。還陷丹波諸壘。遂伐丹後。再援大



閣軍還伐丹後。又西攻伊丹有功。守屏島。敵圍之。君固守不出。乘虛急擊。大破之。織田公大賞之。七年從滅丹後。援明智光秀。陷鬼嶽。公還。獨留君。援光秀軍。竟平丹波。公封丹後。嘉君累年有功。賜采邑一萬三千石。爲元老。守久美。始爲二軍。玄蕃公子將左軍。君將右軍。大閤圍鳥取。公遣君帥水軍援之。會毛利氏使驍將鹿足元忠納糧城中。抵湊河。君授戰略。桑原才藏親披商者服。乘小舟。謀敵。才藏放火上風。燒敵船。戰合。元忠奪我旗。君怒。與麾下數人躍其

船。短兵奮擊。獲元忠。大閤聞戰急。遣兵救之。而君旣獻捷矣。是時君身不被甲。殊覺便捷。大閤嘉之。曰。輕服便舟。可以爲法。遂進燒雲。伯海邑。奪船七十餘。因州平。織田公賞之。大閤亦賞君。賜寶刀。十年從伐信州。光秀弒織田公。以世子督于光秀故。人皆疑我。君遣使丹羽長秀告。公之無貳。大閤貽書于君。嘉公及君忠誠。從陷丹波。賊城。賊奪我佐野。君與玄蕃公子擊復之。公老。世子卽位。是爲松向公。光秀誅。大閤益。公封。且命以封內七千石地。益君采。



併原二萬石。公手刃一色義有。遣君拔其城。從攻濃州諸城有功。十一年從攻龜山。乃謀城中。乘虛先登降之。從攻越前海邑。十二年大閣與東照殿下相持于小牧。軍不利。將班。東軍乘之。幾敗。公及軍。君爲先鋒。擊而却之。力戰獲首級。大閣大賞之。賜寶刀。後

殿下入洛。名見曰。小牧之役。卿驍勇擢衆。竭力其主。寡人嘉之久矣。賜寶刀。大閣還自小牧。從陷加賀井。攻竹鼻。南伐勢州。十三年從伐紀州。屢有功。大閣以

君多功勞。特賜其姓豐臣氏。及菊桐服章。又賜君大孺人養老田。大孺人沒。後併賜君云。從伐越中海境。十五年西伐九州。從圍巖石。敵火牛衝出。諸軍擾。我獨以有備不亂。大閣望見。遣使謂君曰。卿之將略。今復觀之。遂伐日州。十六年

帝幸聚樂。特恩命君從五位下佐渡守。十八年東伐相州。從襲韭山。破其郭。此役也。夜出師間道。君豫多具鐵鍬。遇嶮卽夷。以故得速抵壘。大閣聞而嘉之。以令諸軍。軍之具鐵鍬。由君始也。關東平。從檢與羽地



方還賊復起。君塗聞之。反軍擊陷數城。太閤大嘉君功。賜良鎧。後營伏陽。君與役事。一日大閤巡功。名問與羽戰事。君具對。大閤曰。吁。子勞矣。可屢役乎。即日命歸休。文祿元年。從伐朝鮮。陷巖山昌原。二年。攻登萊。陷昌安。攻晉州。先登陷之。歸自朝鮮。大閤以君累年有大功。割石州之半。封爲列侯。君固辭曰。陪臣事寡君久矣。今比肩同朝。豈人臣之義哉。其事乃罷。然大閤益嘉君忠誠。賜采邑于畿內。曰。卿嗜茗理。非薄邑入。聊給薪炭。其勿辭。伏陽成。賜第宅一區。如諸侯。

四年。大閤殺其嗣秀次。先是。公借之黃金百鎰。石田三成譖。公曰。某受嗣君金。是黨之也。大閤怒。詰公。公懼。自幽于邸。三成等謀將矯命逼。公自裁。公聞大怒曰。石田孺子。誓不兩立。寡人將爲國誅賊。然後就死耳。君諫曰。諺云。投鼠忌器。三成雖賊。勢同社鼠。君侯縱使自輕。獨如大公。大夫人何。公默然。良久曰。事一委卿。其熟計之。君欲納金。會公府匱乏。乃詣東照殿下訴之。



殿下會疾。召君臥內曰。方今奸臣伺釁。非卿等奔命之時也。卿盍折簡徵之。乃賜金如數。時暑熱。君敬跪盡言。汗徹衣外。乃賜手扇揮之。扇面有親書小字。珍藏傳家。遂詣大閤曰。寡君以匱乏故。借金嗣君。非賜也。今使陪臣某敬還金。且白。公之不與秀次。於是大閤怒釋反金。呼。公小字曰。與一郎。昔不從丈人叛。豈以百金動心者哉。親手割瓜賜君曰。子焦心幾日矣。沃之可。當是時。微君公幾危矣。公益大君功。約以翁主配君嫡子。慶長三年大閤薨。班寶器諸侯。

君亦與焉。四年三成等謀危

東照殿下。公患之。乃和加賀侯于

殿下。以折其謀。君與有力焉。

台德殿下屢賜書勞君。三成復讒。公于

東照殿下陳謝未釋。時君疾強起往。

殿下使謁者拒君曰。疆場未戍乎。城壁未修乎。兵甲

未備乎。子去矣。寡人將旦夕與子從事丹州之野。君

退。先就所善諸執事。徐陳。公之無貳。

殿下乃釋然。召見君。反益親。公益封。公豐後并



築五年命君及有吉立行往鎮杵築。三成等倡亂。屢  
貽書招君。君皆却之。於是起故豐州侯大友義統。徇  
豐州。州民多從之。攻杵築。君善守禦。卻之。中津老侯  
聞杵築急救之。前軍先至。君出城俱大戰。石垣原。先  
登力戰。手殪二人。體被創。遂破敵兵。而中津軍爲  
敵敗走。君前後受敵。退據實相寺山。會中津次軍至。  
君夾擊。大敗敵軍。奪帥徽。義統降。君從中津老侯。攻  
安岐。富來降之。

殿下旣誅三成等。益公封移豐前杵築如故。於是

益君采五千石。爲藁田千石。併原二萬六千石。遷將  
左軍。守杵築。初石垣原之役。君以寡伐衆。先折敵鋒。  
非中津軍敗績。幾一戰。鏖敵矣。故熊本侯中津老侯  
皆交章上君功。

殿下名見曰。卿忠勇無雙。寡人將厚封之。然石州之  
讓。著義前朝。可復污哉。豐有間田。卿強爲寡人判之。  
君遂判公田一萬七千石。事沒君世。終不徵其租。  
雖名判。實封之也。十六年冬。君嬰病。公日夜慰勞。  
屢臨其第。



殿下聞之。三賜秘藥。人皆榮之。君亦自知不起。獻寶  
刀以謝其殊恩云。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君沒。春秋  
六十有三。葬于杵築。寬永中。妙解公徙封肥後。追  
念君功。命建一寺以改葬焉。君年十九。始隸我軍。四  
十五年。夾輔公室。終始如一。豈古所謂腹心股肱者  
邪。其病革也。聚家臣盟曰。老夫瞑目之後。諸君所不  
盡力于公室者。有如盟書。遺命藏書公府。君忠誠動  
人主。不獨我。先公親任。歷世幕府。莫不優遇。君以  
名族。夙負聲譽。雖爲陪臣。一時公卿多與抗禮。麾下

多勇士。君能撫順。得其死力。故能每以寡克衆。君沒  
至有殺軀以殉者。長于治國。善謀略。嫻辭令。然君嘗  
自嘆曰。士當推武。自著。吾結髮從戎。大小百餘戰。斬  
將奉旗之功。未嘗後立行也。然天下語我二人曰。百  
事不修。咨康之。執戈縱橫。有立行。若吾武不及立行  
者。以吾有文事也。君多技藝。皆究其妙。足名一家。故  
時人稱君曰。名人佐渡。名人猶名家也。大閣嘗欲營  
茶亭。使君擇勝地。君指一山。大閣喜曰。此山待卿顯  
宜。卿姓。遂名曰松井。而君所經歷。往往有呼其姓



者其爲時人尚羨如此。君六世孫今致事大夫大山君。遣建碑石。徵文於慤。唯君功烈之盛。而碑幅有限。謹述遺狀。存其梗概。銘曰。桓桓先公。有烈其勲。班瑞胙土。封此大藩。孰輔翊之。維松井君。如鳥斯翼。如龍斯雲。懿歟相業。百事孔飾。師旅饑饉。足兵足食。泚讒夫。危我社稷。讜言解紛。罪人則得。聖亦有云。文有武備。我有三軍。君爲之帥。曰左曰右。如臂指使。麾之鼓之。靡敢退避。孤城子子。原野茫茫。嘉謀內運。威武外揚。誰謂我寡。摧堅折剛。屢戡兇亂。公室以張。

公曰嗚乎。予念乃烈。錫以采邑。世世勿絕。君沒百載。豐祀莫闕。追鑄遺聲。維石巖嶭。

從五位下壹岐守宗堅米田君碑銘

我藩世爲上卿者三家。曰松井氏。曰米田氏。曰有吉氏。是三家者。其先皆有大功勞於公室。故先公報以重爵厚祿。傳之子孫。世世無絕。米田氏之先。當先公開國之際者三世。其初世曰宗堅君。次曰玄功君。次曰紹寬君。自紹寬君以下。世葬于城北竹部里。宗堅君卒於丹宮津。玄功君戰沒於濃岐阜。世遠壤。



隔。失瑩所在。今大夫君深悼焉。命家臣栗崎時亮。遠赴二州。徧訪不得。乃就其野。載一抔土而歸。大夫君拜誓。頽哭而迎之。盛以小棺。葬之。先瑩之首。建以石碑。紀其功烈。其第一碑。爲從五位下。壹岐守宗堅。米田君之碑。按君諱求政。初諱負能。幼字源三郎。宗堅其號。米田之系。相傳出于橘姓。越智之族。然君皇考以上。湮沒失傳。君自幼仕室町氏。年十三。從軍有功。以驍勇稱。光源公之見弒也。君適出使南都。先是公子覺慶爲僧。亦居南都。賊遣衆圍守我。先君泰勝

公欲奉立之。而患賊圍之無隙也。乃密進計曰。公子何不稱病而召米田某。彼以善醫聞。賊必不疑。且彼勇有智略。如得出入圍中。則公子之事濟矣。公子如其言。賊果不疑。君出入數日。乃賜酒守者曰。公子疾愈。不腆酒肉。聊勞諸君。衆大喜。爭飲之。皆醉倒。及夜半。君負公子。踰牆而出。無有覺者。遂與泰勝公會。俱奉公子。經歷諸州。以圖恢復。三年終滅兇賊。定公子位。是爲靈陽公。以功勞居多。拜從五位下。壹岐守。賜章服秩祿若干。靈陽公立。不君。君屢諫不可。及其



孫子遺稿 卷之十一  
將害 泰勝公君切諫曰。長岡某竭力致忠於逆。遭之際數年。殿下如何信譖人之言。而欲殺忠義之士乎。靈陽公大怒。謂君黨 泰勝公逐之。君乃退自錮于東山。其後 泰勝公出就封邑。親過君廬。請與偕行。君遂來依我。 公大喜。待以賓禮。以翁主配之。居數歲。靈陽公悔悟。命君復位。君辭竟不復仕。 公封內有豪酋物集女。恃強不服。 公患之。命松井康之殺之。君適朝。 公告其事。君駭曰。彼捷而有力量。恐難制也。馳至。果見康之爲物集女所厄。君手刃

殺之。併斬其徒一人。虜一人。明智光秀弑織田公也。以其姻戚招 公。公與諸臣謀。君曰。君侯開國。織田氏焉依。背恩不祥。不可從。一也。弑君之人。滅亡無日。不可從。二也。且彼怒於弑君。况姻戚乎。不可從。三也。由是觀之。從之亦亡。不從亦亡。等亡亡於義耳。 公深然其言曰。實寡人之心也。遂絕其使。 松向公謀滅一色氏。玄功君曰。臣與二三壯士。請以使事往。可刺也。君曰。攻城野戰。諸君之職也。隨變出奇。老夫之事也。臣請往。 公危其事。不遣。後 公享一色氏欲



手及之。侍者誤置劔。公右不便。君乃代薦菓者而前。佯躡觸劔。公因移之左。抽之殺一色氏。人服君機警。初君與泰勝公同學於清原氏。公善和歌。君亦嗜焉。公姊適佐佐木氏。君取其族女。且恢復之事。始終同謀。以故與公素相親愛。松向公之爲世子也。公爲請君鎧。其後世子出征有功。公喜曰。卿之賜也。卿其終留而教孺子矣。每二公出征。必留君守國。其親信如此。君善營造。初公居勝龍寺城。墮壁未完。君請修之。公曰。民力憊矣。未

可用也。君曰。請假臣若干夫。三日能之。公許之。君乃規畫授事。城成果三日矣。人皆神之。君好學。善醫事。所抄寫書冊若干卷。今傳于家。夫永祿天正之間。人皆以馬上爲家。唯干戈日尋。不知有佗。而君獨留心文事。何偉也。其所詣造。今無所考。然觀其進退由禮。出言合義。則得之經藝者多矣。君以大永六年生。以天正十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五。其疾也。公屢視之。問其後事。配馬淵氏。卽佐佐木族女。先君沒。次配翁主。本公族北畠氏之女。二男。嫡卽玄功君。次負正。



各有家銘曰。室町失道。盜弄其柄。君暨我公。孫子  
惟掌。天誘厥衷。四國應徵。綫綫霸業。廢而復興。既興  
且安。比君于毒。禽盡弓藏。孰訴孰告。聞公養老。盍  
歸乎來。待君惟何。如賓如師。公用嘉謀。社稷日昌。  
錫爵子孫。與國无疆。

藩執政大夫玄功米田君碑銘

其第二碑為國老玄功米田君碑。按君諱是政。字助  
右衛門。玄功其謚。考第一碑所稱宗堅君。妣馬淵氏。  
永錄元年生于南都。年十二。從宗堅君來于我。遂臣

之。明年從公攻高屋。又戰于姉川。獲甲首一級。是  
時君年僅十三。勇冠三軍。織田公賞賜黃徽。以表衆  
軍。初織田公制小黃徽五十。選勇士充之。名曰黃徽  
隊。又制大黃徽一幅。藏之篋中。曰。待有能驍勇蔽我  
黃徽隊者。然後授之。於是賜君。人皆榮之。從戰紀州。  
君為首槍。下津古辰。次之。以其戰處在高故。織田公  
望見以古辰為首槍。君怒爭之。公以織田公故。溫  
言和之。君乃止。攻片岡。登壘為敵。撞墮者再。竟登。見  
世子為敵見圍。馳救之。公封丹後。賜君米邑。以為



國老。公殺一色氏。遣君等圍其城。獲其將真。下元重。一色夫人者。我翁主也。城兵擁翁主而奔。君馳追數十里。奉翁主歸。攻龜山。城兵突出。我軍少靡。君力戰卻之。獲首三級。豐臣公自中軍。望見曰。黃徽而畫日者爲誰。壯士也。遣使問之。使者反命以君名。豐臣公曰。黃徽則然。畫日者何。使者曰。此矢石所穿。非畫也。公駭歎。賜書賞之。且命徽上畫日。小牧之役。西軍將班。東軍乘之。公自橫擊之。大破之。君力戰獲敵將助右衛門者。公笑曰。兩助交槍。又何奇也。從征

朝鮮。攻晉州。力戰被創。慶長五年。公及諸侯圍岐阜。君謂公曰。城可拔矣。乃先登。中銃而殪。世子至。顧君曰。子傷矣。退營可。君曰。臣竭力公室。不能終事。命也。言畢而卒。享年四十有三。君體幹魁偉。膂力過人。有愛馬。名破船。將出軍也。挿大徽。執長槍。躍馬而出。觀者莫不讐伏。公封內有高屋者。頗橫。執贄謁公。公時在厩。高屋授贄於君而拜。公叱曰。斬首賊。抽刀斬之。君左手受贄。右手斬之。刀交於背。其捷如此。然君至性忠懇。表裏如一。故公亦甚親之。



每有大事。未嘗不用君也。公嘗曰。君臣相信。孰如我於米田某者邪。嘗諫。公怒而起。君援袖止之。公乃聽。其忠誠如此。配佐佐木氏。生一男六女。男卽紹寬君。銘曰。趙趙丈夫。邦之股肱。莫戰不先。城則讓登。集矢於曾。視歿如歸。業雖未終。竹帛有輝。長良之川。岐阜之岡。彼壘者墳。孰知君藏。敬奉遺土。歸葬于此。塊無不之。永爰綏止。

國老三淵君墓碑銘

三淵之系。出于足利氏。掃部頭諱持清。以幕府公子。

賜采畿內。邑有三淵。公子屢游焉。樂而忘歸。遂姓焉。其後子孫繁榮。或遷它邦。或嗣異姓。故山名氏朽木氏。前川氏。皆爲別族云。以吾先君玄旨公。亦出其族故。三淵氏遂世爲公族。中世改山名氏。及君命復本姓。雪雲君諱澄直。無子。養朽木氏子爲嗣。卽君也。君諱澄定。字志津摩。襲祿五千石。左班大夫。擢司馬。遷參政。遂爲執政。數年辭職。不許。賜寶刀勞之。後以老致仕。賜俸百口。以養其老。居職凡二十八年。以恪勤稱。爲人儉素。無它翫好。嗜武藝。最長馬術。一男早



夫養郡氏子亦以病廢君曰子而不肖徒食君祿猶養蠹也吾今擇嗣唯賢是擇奚嫌側陋徧求邦內未獲聞大溝公子之有令聞也請以爲嗣今爲執政君之眷眷邦家概此類也以寶永三年生以明和七年沒春秋六十有五葬于先塋之側銘曰異姓以立春秋譏焉無嗣而求邦憲攸存淵君憂國爰養賢良世濟其美鄙曷其亡

高橋紹運公碑銘

大友氏霸西海也十餘世當其季世天下大亂豐南

有薩北有藝西有肥三國爭雄干戈無虛歲加以大友氏不君撫御失道諸將內叛反覆無常其忠誠知勇可以爲腹心干城者唯戶次道雪高橋紹運二公二公皆出鎮于筑道雪公城立花紹運公城巖屋以備西北既西北之警少弛薩益強大大友氏國勢日蹙危在且夕乃東請援於大阪關白許之師出有日矣天正十四年秋七月薩大軍長驅入筑所過城邑皆降其不降者唯巖屋寶滿立花耳先是道雪公卒無子請紹運公之長公子爲嗣紹運公又使季公子



別守寶滿。於是公父子兄弟三城鼎立。而巖屋當其衝。薩以兵五萬人圍之。數重。使使威公以危言。又誘公以甘言。公皆却之。於是牌礮竝進。晝夜攻擊。城中之兵不滿八百。公獨以忠義恩信。得其死力。遂能相持十有四日。而城陷。公沒。年三十九。無一士苟免者。而薩軍死傷亦至五千餘人。故薩雖得勝。軍亦罷甚。又聞大阪之先軍已至柳浦。遂不能圍立花去。明年關白伐薩。薩請服。而大友氏亦竟不滅矣。初巖屋之未圍也。長公子馳使諫公曰。巖屋卑矣。不如退守寶

滿。公曰。苟論地利。無如同守立花。然棄亡本城。非勇也。父子同守。非謀也。且吾國戚臣。死固吾分。我以死守。城雖不堅。可支十日。兵雖不衆。所殺亦過當。彼師已老。其攻立花必緩。夫立花名城也。城堅攻緩。可支二十日。渴敵前後三十日。則大阪之援必至。而我父子可以報國矣。果如公所料。關白嘉公忠烈殉國。乃封長公子於柳川。封季公子於三池。皆立爲諸侯。世世勿絕。以長公子出嗣戶次氏。季公子得承公後。而公之幽宮在於戰沒之所。今三池侯將追建碑石。以



輝先烈。徵文外臣。數慙恭惟。公精忠貫日月。大名垂宇宙。固無待區區不腆之文。然今侯追遠之孝。報本之典。不可以已也。故謹畧述殉國一節。併之銘。以授使者。若夫一生所履歷。嘉謀偉功。不遑甄錄云。銘曰。公守巖屋。南寇如雲。一身餽敵。宗國以存。孔曰成仁。孟云取義。人之所難。公則易易。公不求福。茅土奕世。公不求名。莫之與大。永言孝思。今侯之賢。追鑄負石。於萬斯年。

墓碣

西岡君墓碣銘

府學授讀西岡子彬謂慙曰。丈六世祖曰市助。仕我先公于豐之小倉。沒葬其地。先公移封今藩也。子孫亦從徙焉。今也以肥豐相距之遠。與丈之靡鹽職事。故未能展拜於墳塋之前也。聞表碣雖存。篆銘頗缺。唯懼其遂湮滅。而後世不可識別焉。故文欲代以嘉石。傳之悠久。且請得吾子之一辭。以充華哀。吾子其勿辭。慙既聽子彬之言。而感追孝之厚。又讀其譜。而悲君之不得志也。遂諾其請。按譜。君名族之子。而



西岡非其本姓也。昔佐佐木氏世據江州。中世分爲二族。分江而治。其在江南者。爲六角氏。其在江北者。爲京極氏。六角氏傳至右金吾諱義卿。爲織田氏。逼出寓他邦。右金吾有妾娠。爲豐臣關白所納。生男。關白愛之。猶己子。名曰義若。卽君也。關白之遇害也。闇門皆殺。君時三歲。乳母抱之。匿於洛西岡。旣長。慙以名族淪於庶賤。遂自更姓。名曰西岡市助云。君欲功名自立。乃遊歷四方。數年無所遇。終來于我。因大夫有吉氏以求仕。有吉氏問其志。君曰。無功而言祿。其

所愧也。苟有所試者。廝養卒可耳。公聞而奇之。曰。義士不可奪也。乃爲步使。俸僅二十口。居數歲。有事于宇佐廟。與役事。有役夫與民相爭鬪。衆制之不可。君厲聲叱之。爭者畏服。乃止。公喜之。賞賜章服。於是右吉氏知君之可用。又稍知其名族也。欲薦而舉之。而君嬰病矣。數歲而沒。享年三十有八。其子孫遂不宦仕。傳至子彬。始以文學起。云。慙聞右金吾之爲寓公也。豐臣大閤嘗欲復故封。以石田氏之譖而止。又聞關白之遇害也。雖所自招。亦因石田氏之譖也。



夫前無石田氏則右金吾復封後無石田氏則關白或不滅亡然則君假使不爲列諸侯其失爲貴公子哉舉不得焉而坎塋也抱恨而沒抑何悲也雖然得子孫之賢如子彬者能興其家絲百載之下數州之外又能新碑碣貴丘壠又可榮也顧夫譖人之塚與子孫今安在哉君之英靈其亦瞑目乎九原之下矣銘曰身於失曹於得葬雖遠石可勒家有廟神來食

池部汝玉墓碣銘

古之所謂強有力者吾於池部汝玉見之矣汝玉諱璞汝玉其字一字彌八郎自其祖世仕藩大夫小笠原氏大夫器汝玉而善遇之一日顧汝玉曰以子之利器何適弗售老夫之寵子適所以累子也遂厚賜而罷之於是汝玉將求仕異邦出有日矣有人惜其才而薦之者乃以下士召爲泮宮師員以其所善天文曆筭書學蹈水等數事教邦子弟於是汝玉昧爽赴黌分課刻程以次授業窮日之力或留窺星象至乙夜歸歸則戶外之屨堆如也乃復爲諸生解難析



疑。概及雞鳴而罷。如是者十年。未嘗一日廢也。亦未嘗一日疾也。藩制。凡有職事者。一日以三時服勤爲一遞。其餘家居休息。而汝玉之勤。通計一歲。至五百餘遞。諸官恪勤。未有如汝玉者也。是以十年之間。進班加祿各三。賜金一。且自陪臣。直升爲公臣。遭遇之遽。亦未有如汝玉者也。人皆望其進顯之有日。而汝玉始疾矣。其疾作也。家人勸其家居保養。佛然曰。是未疾耳。公事可廢也。力疾而赴數日。不能行步。乃輻而赴。僚友親戚。固制不可。既而不能起坐。乃寢。尚且

集門人。絮絮不已。以至屬續。享年四十有七。安永七年五月十八日也。無子。養其姪春。幸爲嗣。汝玉爲人。頎而豐。目熒熒有光。精神過人。夏不箴。冬不爐。數日不睡。未嘗倦憊。少好豪飲。數斗不亂。既幡然曰。是懈志傷生矣。禮飲數爵之外。斷然不霑。性嗜藝事。不學則已。學必晝夜刻苦。弗獲弗措。故其所通藝事十餘。皆可以爲人師矣。尤精天文曆術。故所著有曆術全書二十卷。律龔曆後編七卷。初學曆法五卷。大東通曆三卷。推策新編七曜通覽。協正曆書。中星考。各二



卷而性甚寬裕。其遇門人未嘗譴責。故門人親之如慈母。其沒也莫不悲慕。遂共經營後事。且建碑碣。請愨文之時。愨承乏祭酒。僚友之誼。不啻知舊之感也。乃序而銘之。汝玉以師職終。愨嘗聞其竊自歎曰。世未有盡吾才者也。銘曰。一命之士。靡非天職。汝玉之風。懦夫可作。

攝邸監守錢塘萱君墓碣

藩置邸四。曰京師。曰江都。曰攝。曰長崎。皆有監焉。而江攝最爲劇職。職難其人。獨萱野氏監攝邸三世。

世稱其職。其初世曰考澗君。篤行君子。爲監二十一年。而致仕。子錢塘君嗣。錢塘君治事一循考澗君之法。而仁厚加焉。二十六年而沒。子熙載嗣。三世一職。蓋特命云。錢塘君諱來章。字君譽。考澗君之仲子也。伯某早夭。故君爲嗣。考澗君春秋旣高。君以倅輔其職事數年。賞賜章服。及嗣爲監。襲食邑百五十石。別賜職俸如邑數。其後進班一。賜服增祿各再。祿至五百石。班行人皆以恪勤功勞也。攝大都也。海運轉焉。邸置吏屬倉庫。以辨糶糴貨賄之事。故爲之監者。非



寬不能以長衆。非廉多瀆於貨利。君兼二者。故一邱  
雍然。莫有敗事矣。初考澗。君開邸旁舍。名曰菴菴館。  
時招名儒講經其中。至君益修焉。故不惟君子弟敦  
學。府史中往往有興起者。君幼考澗。君教以忠孝正  
直四字。拜受以爲終身之符。君既二世居大都。有文  
學稱。四方莫不聞名。君亦冲虛謙退。尊賢下士。交游  
日廣。每都下盛會。諸彥畢集。君必與焉。乃絃歌誦詠。  
恂恂如書生。篤信程朱。旁嗜聲詩律。多技藝。最精弓  
槍劍法。天明元年十月二十六日病沒。享年五十有

三。葬于法雲寺先塋之側。友人數慤曰。考澗君父執  
君兄弟交。熙載又嘗游我門。則慤之識萱野氏亦三  
世矣。宜熙載有碣表之請也。而慤亦安得慤乎君哉。

清成伯章墓碣銘

清成伯章入府學三年。其業大進而歸。歸未幾。何病  
沒其父之館。時其父以封人守南鄙。因葬其地。使人  
請予曰。兒也蒙先生之教。進就有方。小人日夜望其  
業之成。不幸夭沒。何痛如之。今也小人交替在迤。而  
託孤墳于僻遠。唯恐不能歲時展省。終委荒蕪。故謀



留扁石以表窀穸。庶幾使人識其爲清成某之墓斯已。敢圖不朽。伏請先生賜之一辭。予旣悼伯章之秀而不實。又聞其父之言而悲之。不知涕泗之橫集也。伯章名憲。爲人易直子諒。莫與物爭。其在學也。唯業是勤。不爲異物移。詩若文亦如其人。沒年二十有五。人皆惜之。銘曰。學乎豐。齡乎歉。斃而已。又何慊。

筑紫君墓碣銘

君生于巳卯。沒于丁亥。起自三石。至于貳百五十石。始于爲吏胥。終於爲上士。此其概也。中間六十有九

年。積累之功。褒賞之榮。不遑甄錄云。君於職多所轉。歷後爲勘定局主監。繇是不復轉也。蓋局掌泉穀貨賄之事。職務甚劇。職選難其人。君居職十餘年。莫有敗事。則其能可知焉。君爲人方面甚口。目炯炯有光。狀貌魁梧。豪氣鬱然。雖及老年。尚如少壯也。初君就仕。俸祿僅三石。而意氣甚揚。有異於衆。諸吏遂望君。□□三石君來。蓋調之以比漢萬石君也。君聞之益喜。不改其節。及其超擢。調者反爲之屬吏云。君以少就劇職。不暇讀書。故勉二子。夙遊洋宮。二子。嫡某。字



某次某偕敏于學。君姓筑紫諱某字莊內。銘曰。聞之  
相者。相人有術。言貌或違。唯氣無失。氣猶水也。福為  
之舟。水深舟大。氣充福由。觀君精神。老而益完。福祿  
之至。孰謂徒然。

池田君墓碣銘

先府君德行文學之餘。兼精醫事。於是從遊之士。蓋  
醫居十之二三云。松江池田君其選也。蓋君之來學  
也。慤尚幼。未知君之所學習為何。唯見君盛年豪邁。  
阜犖負氣。心竊壯之。既先府君下世。君亦歸試技其

鄉。不相見十餘年。慤比弱冠。始遊松江。過君廬。君乃  
大喜。留慤十餘日。是時君之技名大著。遠邇爭延。罕  
有休暇。君乃聚鄉之有文名者。以為摯伴。君小間則  
親命杯觴。談笑無倦。而其豪邁之氣。莫少衰於十數  
年之前矣。慤既喜君之為人。且樂其土之美也。是以  
其後十餘年之間。遊者四五。皆主君家。而君之待慤。  
前後如一。客歲慤將復遊。而君之訃至矣。嗚呼哀哉。  
君氏池田諱魯。字友岳。號英菴。其先長州人。來游我  
藩。主國老。村上氏子孫。遂為松江人。考諱宜定。



號尚菴先生。以醫鳴。蓄書數千卷。著述頗多。君之師  
事先府君。蓋先生之命也。君尚氣節。有操行。事出毋  
禮。誠適宜。鄉黨稱之。其於醫極有卓見。不與時醫合。  
嘗謂慤曰。加我數年。將大有論著。君以寶曆十三年  
八月十一日沒。享年五十有三。葬于見松寺。生二男  
一女。嫡瑛克續業。不墜家聲。今茲建碣墓表。請慤作  
銘。銘曰。軒岐之夏。未之學也。故我於君之技。獨不能  
揚。摧也。然千載之下。讀我文者。足以觀君之卓犖矣。  
夫刀圭之餘。又何嘖嘖哉。

河野君伯潛墓碣

君諱子龍。字伯潛。霍臯恕齋南濱。皆其別號。姓河野  
氏。京師宿儒龍洲先生之長男也。其先有故冒岡  
氏。數世。以至龍洲先生。先生命君復本姓。君生穎悟。  
四五歲能書能誦。十歲能詩。有神童稱。龍洲先生仕  
于蓮池。以其耆德優而不名。祿食其家。唯侯述職就  
國之次。引見逆館。咨詢疑事。侯聞君神童。併召試書  
試詩。應命立成。侯悅。厚賞賜之。稍長。其學大進。自經  
史百家。以至稗官小記。莫不該覽。尤長文章。下筆頃



刻數百千言。宏麗雄壯。汪洋無涘。而布置結構。自有法度。比至弱冠。既屹然爲大家矣。時龍洲先生名高一世。士之集京輦者。莫不趨矣。退及見君。爽然自失。皆爭締延譽。故伯潛之名。大轟于海內矣。性沉深。多知。有大志。慕賈大傳。陸宣公爲人。嘗曰。君子爲學。苟不能措之事業。則非全德矣。侯新立好學。銳意政事。君獻救弊五策。侯大悅。賞賜服一襲。且親書說命金礪之語。賜之。後侯述職。次浪華。十餘日。日召君講尚書。講畢。賜坐。盡其所蘊。侯益悅。知君果可用。遂命爲

浪華郎監。秩百石。於是父子異任別居。眷遇兩重。人皆榮之。浪華四方之中。海運轉焉。多富商大賈。故諸侯皆置郎。以辨糶糶貨財之事。而監難其人。蓋升平旣久。諸侯用度寔廣。不得不取給於商賈。而商賈恐其愆忒。視有司而前卻。君爲郎監。蒞職勤敏。遇事卽斷。一卽肅然。商賈視君。郎事有法。信其期約。貸貫通融。故國頗有大喪。早沴。而調度無毀。皆君之力也。藩運米九百斛。不到。舟人來報曰。海上遇颶。船破穀沒。幸人命無恙。因出泔海司勘牌。證左明白。人皆信之。



君獨疑之。拘之推訊。六晝夜。果得其情。蓋舟人相謀。糴米壞船。欺其官司。乞其勘牌耳。乃急追捕。賊賊俱獲。人皆稱神明。君之精吏事。概此類也。君忠誠。知莫不言。聞侯有樊籠之玩。以爲世主所爲。多悖理乖道之行。游戲玩好之事不一。而樊禽之樂。尤爲悖乖焉。何也。不樂和諧自然之音。而悅號哭悲哀之聲。用此而助興。用此而侑酒。其忍不亦已甚乎。昔家臣不忍其殺子。而孟孫託孤。不忍之心。豈以人獸異哉。則以樂號哭悲哀之心。而臨群黎。其能有不忍人之政乎。

夫玩好之事。至微也。至細也。然緣微而致大。自細以致巨。履霜之漸。實可懼焉。作樊禽賦以諷。其辭曰。夫何小禽之衆多。分羽毛以各有儀。音蒼莽而逍遙。擇園池焉追隨。啄秋實之垂累。弄春葩之委蕤。飲不過滿腹。安寧踰一枝。交柯茂陰。平林迤邐。屬和熙之良辰。樂烟景之已美。雖雖厥音。織柳條以遷徙。啾啾其鳴。擔芳樹而決起。爰群爰友。載飛載止。亶和樂之攸洽。豈絲桐之可擬。爾乃設網羅。陳罝罟。駭之掩之。繫之俘之。籠之絡之。收而拘之。飾雕籠以居之。繅彩絲



以紆之。絕侶何慘。離群何孤。誠生意之不存。豈香餌之便無。延頭頸以悲號。斂羽翼而哀呼。目眈眈兮其疑懼。容瞿瞿兮其懷戚。樊籠豈不煥兮。桎梏何益。纏條豈不絢兮。束縛甚厄。振羽無地。運身安適。思莊生於步啄。悲林公之鍛翮。嗟呼。雖稟體之各殊。豈中情之曾換。滿坐之不樂。一人之發嘆。何世主之甚忍。唯樊籠之是玩。孰和諧之能應。實窮感以叫屈。乃樂號呼之悽惋。娛悲哀之憤鬱。仁心安在。至理何拂。維聖王之御世。實一視以同恤。澤及蠕動。恩逮微物。胡此

強忍之行。豈異狡童之狂。禍物作樂。以哭助康。損德實有甚於荒亡。愆義豈無關於得喪。鰥卵不毀。鳳鳥來翔。背骨未掩。賢者遠藏。惡之萌也。巨以纖致。善之成也。大以小至。修己省身。實在矜細。存心自飭。惟其合義。慮大於小。厥德不累。省始於終。厥功何墜。是乃大保旅獒之至訓。獸臣司原之篤志。賦上侯悅。立命破樊籠。君用事浪華十餘年。六適藩國。再適江都。東西奔命。皆議國事也。侯嘉君功勞。將大用之。而君沒。安永巳亥二月九日也。享年三十有七。葬于浪華光



明寺中。君考於父母。友於諸弟。平生著述甚多。有洪範孔傳辨正一卷。國語章注補正二卷。韓非子解三卷。格知餘錄十卷。儒臣傳二卷。享帚集若干卷。皆可以傳焉。肥後藪慤曰。昔歲慤始游京師。見君時年十六。觀其文章。驚曰。世豈復有斯人哉。異日爲海內文宗者。非子而誰。遂厚交。親如兄弟。其後東西索居。君旣榮仕。慤亦絆職。交不如意。常以爲憾。今碑表之請。豈非以慤之厚於君哉。然慤知君少年之時。而不能詳筮仕之後。故文中多福井君之狀云。嗚呼。慤知

君文學。而不知其政事如彼。又聞晚留心伊洛之學。則君殆不可測。然福井君之言曰。使君不遇於世。則經濟莫展。而本藩之用或廢矣。然優游閭閻。終身儒服。其學與德。豈止於此。幸與不幸。必有一焉。福井君可謂深知君者矣。福井君名軌。字某。京師名士。

怡雲翁墓碣

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若夫處市井而有山林之操。營貨利而無鄙吝之情。吾獨觀之怡雲翁云。翁諱俊。字子英。姓山田氏。怡雲其別號。世居綠川。以財雄于



一鄉中葉微衰。翁善計然之策。用之數歲。遂復致千金。光於先業。而翁懷襟洒落。殆如山林冥寂之士。翁無子。中歲傳家其弟子華。營聽松之館以居。經史數千卷。古書畫數百軸。一机一爐澹如也。翁與子華愛友甚篤。俱少好學。師大華井先生玉山秋先生。自岡君士騏池君匡卿左君子坤野君伯修已下。一時名士莫不結交。予交最晚而最親。綠川距府不遠。翁喜客。多方招致。至則詩酒款待。不許輒去。客亦愛翁高致。或信宿忘歸。翁既拋棄家事。乃從一奚。航疏洋。抵

浪華觀。皇京陟芳野。汎琶湖。望富嶽。歷岐蘇。度函關。遊江都。遂東窮奧海之濱而歸。往反殆萬里矣。戊戌予將游薩。翁踊曰。久聞南州山水之美。吾務遠而畧近。可乎。乃俱行。時年六十七。每值佳勝。常先予登陟。其山水之癖。老而不衰如此。明年始疾。疾間猶舁而出。又明年沒。葬于鄉之法宣寺。翁善詩。清雅如其人。遺稿若干卷。可傳。嗚呼。翁屈原所謂踈濯淖汙泥之中。皜然泥而不滓者乎。故予獨揭之墓表。

小山清兵衛墓碣



天草之島。延袤數十里。厥土宜五種。海則有魚鹽羸  
蚌蘊藻之利。山出砥礪。厥木惟楮。戈鋌矛戟之秘取  
焉。故人人蓄積。往往有富者。而其尤富者。小山清兵  
衛。清兵衛之家。世農夫。以力作起。及至清兵衛。業益  
勤。家益富。仕僮至百餘人。然清兵衛頗好學書。多從  
先生長者遊。又性好施。多所濟活。鄉有間地。荆塞而  
石半。請官墾之。以爲義田。凶年饑歲。州里賴焉。官  
賞曰。維邦有制。禁民稱姓。今汝義行可嘉。其許汝世  
世稱姓。繼有白金羽織之賜。皆賞賑濟也。初清兵衛

之爲義田也。謂人曰。我設此田也。將行三事。救荒也。  
興學也。施藥也。今專救荒一事者。以其急也。然歲未  
必荒。且有餘贏。則其他二事。亦可以次起矣。識者偉  
焉。清兵衛諱嘉時。安永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病沒。年  
四十九歲。葬于鄉之向原。其季子恒春嘗從予學。於  
是來請碣文。予曰。如子翁者。豈太史公所謂富益好  
施予者乎。是可傳也。因書與之。使歸以鐫之於石。

墓表

木庵生墓表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人有生而聰敏者。而未必學焉。有聰敏且學者。而天或不假年焉。才之所以難也。木庭氏之子。幼而穎異。好讀書屬文。人望其器之有成也。而年十七。以痘沒。嗚呼。可惜也夫。余因表其墓。木庭氏之子名泰。未字而殤。故以其小字卯吉郎稱。卯吉郎夙入學宮。駸駸日進。余嘗試諸生業。次及卯吉郎。視其頭則壯矣。然至其明訓。詰辨義理。殆大人弗如也。我世子幼在江都。選國子弟俊秀。以充侍臣。卯吉郎與焉。遂如江都。左右服勤。莫不竭力。然未

嘗爲容悅焉。一日侍公。公賜籠禽。命養之。辭曰。臣父母唯教居業。匪懈。故樊籠之事。臣所未習也。敢辭。公悅。居職三年。賜暇歸藩。遂辭職。以是歲十一月某日沒。時痘疾大行。多死者。俗甚畏痘。其未痘之人。概避痘家。不相往來。獨卯吉郎奮然曰。歿生命也。且痘焉能染人。其族有病痘危篤者。卯吉郎日夜存問。親執湯藥。而已亦嬰痘矣。疾病煩渴。索飲。醫禁不與。而口噤不能言。索筆書曰。病勢如此。飲亦死。不飲亦死。吾得水而斃。從顏子于地下。相與從容論一瓢之樂。



不亦快乎。將終。又索筆大書昨夜窗前夢落花一句。而口鼻血迸。不能廢成。投筆而沒。平生所作詩。清新可觀。余既收之。樂泮集中。事父母孝。津津乎隣比奴婢之口。既沒。其友有廢業者。一日愀然歎曰。卯吉郎若在。不使我至於斯荒。其信於友。亦可知已。

宇土侍醫帆足君墓表

村井氏有才子五人。長曰椿。字大年。次曰松。字喬年。次曰桂。字芳年。次曰挑。字蟠年。次曰棣。字煒年。喬年卽君。出嗣宇土侍醫帆足氏。因冒其姓。改名通楨。字

子幹。祿百石。繼爲侍醫。恪勤二十餘年。歷二公。皆蒙殊遇。加祿五十石。他賞無數。天明五年乙巳四月五日沒。年四十九。葬於南無界峯先塋之側。君少豪邁。阜犖。有經濟大志。不屑軒岐之事。旣而幡然曰。父醫我。君醫我。命也。醫而不精。將禍人矣。遂折節攻醫。數歲之後。其技躍如也。君曰。未矣。會從公如江都。與原良延岑右膳等驩。聞其師東洞翁之言。大喜曰。我疑釋矣。時翁倡張仲景古方。遂適洛。見翁而歸。先是君兄大年亦在祖翁之言。於是君兄弟相與切劘。而古



方大行於我藩。君達於時勢。遇事善斷。雖仕以刀圭。常與顧問。宇士稱善治。君陰多所贊畫云。有一縣尹。嘗以疑讞試君。君立辨。如指黑白。尹驚曰。君吏治精乎醫矣。沒後。一大夫歎曰。國醫云喪。誰與議政焉。其爲人推重如此。君狀貌昂然。如不可迨。就之溫。無所不容。居常從容。未有疾言遽色。好賑施。得糶輒散。曰。豈有君子而貨之乎。記性過人。四十始抄。故文不留稿。有遺集若干卷。菊池世譜四卷。晚校定傷寒論。未脫稿而沒。娶高濱氏。無嗣。養妻弟通修。字彥齡。爲嗣。

今亦繼爲侍醫。

圓龜大夫勝田君墓表

君諱良延。字子壽。姓勝田氏。世仕于讚之圓龜。祿貳百石。君生年十六。從先考奉職。出居於京師江都。若州諸郎。年三十九。始以倅仕爲警御。考沒襲祿。自膳夫轉侍監。年五十二。歸藩爲步隊將。擢領幹府。亞大夫以卒。年六十八。天明四年甲辰閏正月七日也。君以穎悟之才。而優游於京江之間。其所交遊。皆一時名士。莫書不讀。莫藝不講。而得意最在於醫。與



詩矣。初君嘗侍親疾。乃慨然有學醫之志。時京師有醫東洞翁者。倡張仲景汗吐下法。人少信者。君首師事焉。乃究其蘊。其後翁醫道大行。君宣揚之力居多也。於詩觸境輒吟。如未嘗經思。而天趣超然。自不可及也。爲人寬厚寡欲。不修邊幅。常衍衍然也。故人信其誠。而樂其和矣。然其執事也恪。故於職莫不稱用心也專。故於藝莫不達。嘗有一卒。醉狂揮刃。人莫近者。君徒手捕之。如探囊矣。其精練武技。亦是類也。所著有五岳集。傷寒論古義解。二考錄。明詩礎等書。

其友肥人藪慙表其墓曰。余始望君。見仙風道骨飄飄有遺世之想。而不知其爲仕宦中守法慎職之人也。中聽議論。循循莫所抗爭。而不知其著述卓然自成一家也。終信爲溫然文雅君子。而不知仡仡拳勇武夫不及也。嗚呼。如君誠叵測者矣。

墓誌銘

大詢公幽宮誌銘

天明七年辛未秋九月十有六日。公薨于江都。冬十有一月。公之喪至自江都。十日葬我大君大詢。



公諱賢。年。後改治年。幼字胤次。號中務大輔。後改越中守。靈感公之長子也。以寶曆九年己卯四月二十有五日生。立爲世子。安永二年癸巳。謁大將軍。明年甲午。拜從四位下侍從。天明五年乙巳。靈感公薨。十二月。公立。立三年薨。遺命曰。社稷賴于長君。其必立宇土侯。侯推恩別封。於是入立。是爲今公。恭惟公溫恭簡默。有人君量。既承靈感公善治之後。委任舊臣。率由遺制。一無所爲。而闔境歡服矣。其疾病也。臣庶至有以灰禱神者云。銘曰。赫赫

我肥。表于西州。撫邊威靈。不易維侯。烈烈。解公。始錫茅土。開國立基。貽謀孔臚。令子令孫。靡世不仁。靈考有績。舊邦益新。公續其緒。厥德淵淵。旣治且化。何與何權。我有大猶。耆耄維龜。我有役事。百司維肢。我君之子。謳歌誰歸。我國之公。壽考無期。天之不聰。弗聞于德。降此大喪。癩我邦國。嗟。公沒世。民不能忘。爰鑄負石。以告無疆。

府學祭酒玉山先生墓誌銘

玉山先生捐館之明年。其孤子頌以狀屬慙。以所以



責幽宮輝千載焉。慤固辭曰：先生一世儒宗，望如泰山，慤之不肖，安能誌而銘之。且以賢邪？大人君子，不之于世，以親邪？諸生弟子，濟濟門下，子盍請諸。子頌曰：雖然以先君子之祭酒府學也，而子副焉，非賢邪？子之先君子，非先君子之友邪？則子之於先君子，誼存通家，非親邪？維賢與親，所以屬也。慤曰：吁！賢吾豈敢。然如其親，則不啻通家。此宜以誌而銘焉。按狀：先生諱儀，一諱定政，字子羽，一字儀，右衛門。玉山其號，又號青柯，姓秋山氏。豐鶴崎人，本姓村上氏。其先冒

中山氏。考諱定勝，妣篠田氏。生三男一女。先生其仲也。家世以工事受俸于府，未有顯者。其叔父需菴君始以善醫爲府醫，負秋山氏後。需菴君無子，乃養先生爲嗣，故改今姓。初篠田氏夢登富嶽，而妊先生。先生誕三月，吮腹中，人奇之。幼穎悟驚人，邑有一老儒見而奇之，曰：後爲大儒者，非此兒而誰。及長，受儒術其舅屏山水先生。數歲，其學大進，挺出時輩。年十九，靈雲公命更其業，擢爲儒員，賜食俸，班下士。命需菴君別求其嗣。公朝江都，命先生從，遂命游昌平學。



舍益勉其學也。留五年歸。明年又游。前後留十年。於是先生之名與實隆然大興矣。一日祭酒林公當講。疾作。乃顧諸生。莫踰先生。遂命先生代講。一時榮之。靈雲公薨于江都之邸。先生以近侍護靈柩。日夜更番。以迄窆窆。既葬而歸。林公爲序送之。出居外班。教導子弟。居數年。隆德公以教授匪懈。賜白金若干。且命每月三次講經宮中。公親聽焉。亡何轉侍讀。賜秩百石。從之江都。公薨。其壽宮誌銘。先生所草也。今公卽位。將改其名。命先生撰上。旣上。賞賜章

服。初。公之爲公子也。屢召先生講學焉。及其卽位。恩寵遂隆。賚予賞賜。不可勝書。其待極優。職不以劇。然召命日至。常侍左右。靡有休暇。禪補之功。蓋居多云。由此之後。公述職就藩。先生必從焉。以爲行秘書也。又命先生屢講經。君太夫人帳前。是以君太夫人之與書於公也。書中必言。秋某無恙否。聞者榮之。先生年五十。公賜壽詩一章。進班次。烏銃隊長。先生上書。請中國建學。以教國之子弟。教曰可。乃命有司。大興學宮。命先生爲祭酒。於是先生薦文



學之士十餘人。以備教員。制紀律條科。以整學政。加賜職俸二百石。進班次二十名。烏銃隊長。以賞其功也。寶曆十三年。公如江都。公憫先生之老也。命不從行。是冬先生果疾。伏枕旬日。不廢吟咏。病革。扶起端坐。乃索命筆。大書清鏡無底冰。月似我八字。拋筆而逝。爲是歲十二月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二。以先塋地隘。更卜葬于郭東龍田山下。先生著述甚多。有玉山集六卷。行于世。蓋門人辛翼之所輯。居十之二三。云子順輯錄完全。行將公諸一世。先生爲人體

貌豐舒。眉宇秀發。少美風儀。雖旣衰老。舉止洒然。自出于風塵之表矣。性蘊藉寬裕。胸無芥蒂。口莫臧否。不喜飾行銜名。然丁父母憂。服喪六年。遵循古禮。時人難之。其爲學極尚該博。不欲門戶自建。區域自畫。其文如行雲流水。下筆數千百言立成。耳目所觸。發爲文章。雖俚言鄙事。不可修飾。一歷其筆。變爲雅馴。然至其法度格律。森然不可犯也。嘗登富嶽。爲記三千餘言。示之江都文宗。服子遷。子遷嘆曰。是神仙中文也。又曰。天地有富嶽。乃始有此文。其於詩尤敏。如



未嘗經思。然一字不苟。其或未穩。沉思累年。定後出之。語人曰。天下不乏作者。不如某之善思也。先生少時。詩名最顯。其族水斯立。才名冠時。無所推服。然嘗謂人曰。秋君之詩。數君之文。中君之書。吾未及也。數君謂慙先君子也。子遷亦評其詩云。濶達而有法。蓋諸體中。五七言古及五言絕句。最爲得意。一日侍公燕。酒酣。先生前曰。臣五絕開闢來所不有。當世作者。可謂瞽不畏蛇矣。時高子式在側曰。子羽侵我矣。子式盲有詩名。公大笑。善隸草。草則善諳古法。新

意出之濯濯也。畫亦率意成趣。瀟灑可觀。其餘技藝多所精通。門人中以政事文學顯者若干人。少好禪書。深造其奧。故雖名緇高僧。亦時從游焉。先生年齒既高。聲譽旣盛。其在江都。如高松侯日出。侯宇土侯樂山公子。爭延爲上客。其在國也。自卿大夫以下。皆待以師禮。稱先生而不名。先生亦好交游。無賢不肖。皆善遇之。有來訪者。必待以酒食。談笑竟日。無厭倦色。有請必往。盡懽而歸。故人人皆謂私己。先生好施。趨人之急。甚於爲己。見人困乏。憫然分之衣食。以故



家屢貧罄晏如也。先生善飲。晚年益壯。然醉不及醜。誰不爲虐。故人樂先生之醉也。嘗語人曰。吾少有三願。登富嶽。建學宮。二願遂矣。人問其一。終笑而不答。娶衛藤氏。生男二人。嫡遜。即子順。次仲。未冠。皆好文。學。銘曰。先生之存。邦家之光。先生之亡。邦家之殃。我銘扁石。以瘞其幽。石耶可泐。厥聲曷休。

府學訓導蘭陵先生池邊君墓誌銘

先生諱匡卿。字匡卿。姓池邊氏。藩文學鶴林先生諱盛唯之男也。先生天才秀發。敏捷絕世。蓋古東阿子

安之儔也。幼歲受句讀。僅半大學。乃釋卷起曰。兒能矣。請無復事。咕嗶。試讀後半。琅琅如誦。遂不復受。未嘗學書。能書。未嘗學詩。能賦。自是觀覽日博。著述日富。比及成童。屹然成大家矣。時鶴林先生帷下甚盛。命先生多代教授。雖高第宿生。齡倍於先生者。皆北面執弟子禮。遂號蘭陵先生。年十八。歲賜白金若干。以優學資。鶴林先生沒。命繼其職。泮宮成。擢爲訓導。故必命先生代之。先生學旣富贍。辨亦雄捷。聽者忘



倦。秋君沒。先生遂專焉。居職三十餘年。以訓導匪懈。甄陶多士。褒賞數次。食米百石。班至上士。權行助教。事以沒。享年五十有七。實天明二年九月二日也。葬于城南祇山之麓。先隴之側。先生爲人。真率簡易。胸襟豁如。人無賢愚。盡其驩心。其導後進。寸善片長。必極口稱贊。誘掖人樂其教。故一時青衿。獨先生之門。爲尤盛。而其傑出者。往往有顯達焉。讀書自經藝以下。至諸子百家。稗官小說。莫不該綜。而目之所觸。終身不遺。其作文章歌詩。皆一氣呵成。頃刻累千百言。

如河決龍門。下呂梁。奔放奮迅。不可禦也。每諸彥盛集。分題探韻。衆皆沉思。獨先生飲啖咲傲。傍若無人。遽把筆一揮。珠玉滿幘。而神趣妙造。迥出常情。殆非探索經營之所及也。余閱詩人多矣。未有如先生之捷且工者也。然篇不立稿。隨手散逸。故著述雖富。留存甚少。門人捃拾。僅成遺集若干卷。行將行于世。娶田屋氏。生一男一女。男名惟清。字士直。先生之葬也。請予誌銘。嗚呼。予爲童子學詩。嘗受先生之繩墨。後辱同僚二十餘年。交情之密。莫可與比。以至酒後。每



以身後相戲。然當是時。予心自料。先生豪氣未除。而予反諄諄。碑石之事。予當終煩先生。而不料蕪辭之加先生也。今因士直之來請。而懷疇昔之所言。不覺泫然泣下。不忍辭讓。遂一諾而作誌銘。銘曰。弗追弗琢。自然成章。維戲維謔。亦不失常。祗山之下。拔水之陽。人雖逝兮。德音洋洋。

再春館醫學教授邨井君壙誌

先生諱見朴。字醇民。一字能章。姓村井氏。始號蛻巖。後自號曰復陽洞真人。肥後熊本府人。其先菊池氏。

其中世嘗處播之林田。因改姓林田。曾祖考諱能長。字教祐。妣青木氏。祖考諱能道。字道喜。妣倉岡氏。考諱能教。字知安。入贅於江氏。遂爲其嗣。冒姓邨井。邨井卽江氏之族也。數世業醫。隱而不仕。先生生於元祿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幼能詩。長從固菴佐藤先生竹堂熊谷先生遊。享保十七年。有華醫周某。來客于長崎。官令海內醫人得見。以議論醫事。先生時年二十餘。奮然請行。府不允。延享三年。西海道巡見副使夏目公。至薩而疾。我藩宜使醫員診問焉。迺選使



先生。先生往。護其疾。數旬而歸。賞勞賜白金若干。寬延三年。臺下有疾。召先生診之。遂賜歲時之拜。寶曆元年。先生患眼。遂喪其明。五年。府命先生輯錄藩內孝子之事。六年。再春館成。乃擢先生爲再春館醫學教授。歲賜俸金若干。七年。丁妣江氏之憂。居喪甚戚。辭職不許。八年。又辭不許。慰勞歲賜稟米若干。九年。又以病請。十年。又請。乃許之。賜優給三口。同年十一月十三日病沒。年五十。葬于城西萬日山先塋之側。所著述有復陽洞集三卷。角井學規四編。律原正

說一卷。肥後孝子記事四卷。腳氣腫滿證治方一卷。保產食忌一卷。醫學六事編六卷。娶坂田氏。生男五人。椿松桂桃棣。椿字大年。爲嗣。松字喬年。爲宇土侯侍醫。帆足氏之嗣。桂字芳年。偕有文才。不墜家聲。桃棣尚幼。女二人。長適門人醫業。撰試田中種德。次未笄。大年將瘞誌石。請文於慤。慤於先生有通家之好。受其愛顧。則誼不可固辭。乃謹次世系出處終始梗概如右。秋文學子羽旣許其碑文。則行實之懿。志業之美。行將見之墓表之銘也。慤又何述。



伊太朴墓誌銘

靈雨之山。維石巖巖。蓋其峻峭鬱勃之氣。必有所鍾。而伊氏二才子以生矣。伊氏世耕山麓之野。為農。而二才子始以詩顯。二才子昆曰質。字太素。季曰淳。字太朴。太素少阜犖。有豪才。人未之奇。弱冠游泮。上五言古風五十篇。府學祭酒藪慤見而驚曰。太白復生矣。乃薦升諸公。於是太素之詩名大興矣。太朴為人。孝謹狷介。不喜交遊。口訥訥似不能言。常為太素守舍。獨觀太素所為。時或微笑。人莫能窺其際。雖太

素亦未嘗知其有才致焉。一日太素自詩社歸。出詩一卷曰。是時彥之作也。其夕太朴盡和之。凡三十餘首。太素驚且喜曰。吾有弟矣。示之慤。慤讀之。結構步趣。不失迺兄。而富贍清新過之。至如春艸藏雛。白雲生履齒等句。殆可以跨宣城而凌康樂矣。乃薦為黌生。以益講其業。於是才學日進。著述月富。而二伊之名盛於一時矣。平戶侯聞之。千里重聘。以請焉。藩許應招。將往而病沒。享年二十有七。實天明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也。歸葬于靈雨山之南原。其將葬也。太



素泣且請慙曰。知質兄弟者。莫如先生。則所以不朽質之弟者。亦莫如先生矣。慙曰。太朴雖不幸早世。金玉之音尚存。其所以不朽者。豈俟余文。然余之情與文。亦終不能自己也。乃作佳傳。又申以銘曰。子之骨可朽兮。而子之銘不可朽也。子之銘可朽兮。而子之詩名。經天壤而悠久。

雪堂先生甲斐君壙誌

寶曆庚辰九月壬子。慙至自游。京則距先生之沒。已旬有七日矣。走吊其家。其孤其弟泣謂慙曰。知先

人莫子若也。則銘先人。亦莫子若也。深請子銘之。嗚呼。慙淺庸。安能知先生乎。安能知先生乎。然慙以通家從遊。幾二十年。遇亦厚矣。而遠遊四載。隔不相見。其沒也。不能一辭永訣。其葬也。不能奔走執事。哀悼之戚。其如何哉。今又不銘。庸詎得盡區區之情哉。乃唯唯出。先生諱親盈。字士謙。一字孫兵衛。雪堂其號也。維甲斐氏之先。出於菊池氏庶裔。其中世有民部太輔諱親直。號宗運。爲阿蘇氏將。以忠勇顯。高祖考失諱。號道向。曾祖考諱親負。妣境氏。祖考失諱。號元



意妣川口氏。考諱親盛。母渡邊氏。數世業商。有素封之稱焉。先生生岐嶷。幼好讀書。是時吾藩儒術未盛。間有學者。或懈業破產。爲人詬病。考恐先生之若此也。屢禁之。先生輒請曰。曰。學敗家。不善學也。兒不敢考。竟許之。弱冠喪考。親治家產。事務太劇。然先生未嘗以學懈其業也。又未嘗以業廢其學也。初學藩文學。水足氏。水足氏死。乃見慙先君子。聞古人爲己之學。乃幡然自覺。舊學之非也。終改師事焉。於是其學益正。其行益修。爲肆長數歲。辭不許。復其戶役優之。

先生謂曰。已害人。辭之。蓋曰。藩制一戶復役。則加諸衆戶也。又數載。以病固辭。許之。享保壬子。我藩大饑。先生夜中爲粥。救近鄰。人莫徧知也。寶曆辛未。府以先生篤行勤學。爲里閭率。賜班一級。丙子。賜士名。是歲又饑。物價踊貴。先生多爲衣食。賑貸州巷。多所救濟。府賞賜白金。再春館成。先生獻所藏醫書若干卷。賞賜服一襲。先生爲人。精勤明廉。外溫內剛。見義能徙。臨事克斷。出言不苟。舉動必禮。雖處市井。恒綽綽有餘裕矣。人望知其有德君子也。其爲學也。務守簡



約讀書雖博必原其要歸故阜爾莫惑也事母孝其弟守允少先生十二歲先生撫教猶子既長別建家產先生分財甚多人莫不稱其廉宗族鄰里有困乏者先生每陰賑給焉不使人知之奉身儉素無它翫好然每遇好書珍籍未嘗不決然捐財購求焉所藏之書遂至五六萬卷性好遊覽游京師再遂如江都道路三千餘里所歷名山勝地莫不徧探焉母老不能遠遊則求石之肖山者置之案側餘暇撫翫以爲卧游之具也寶曆己卯病風痺愈庚辰復作以八

月二十五日没享年五十一知與不知莫不哀惜葬于郭北絳城原先塋之側娶渡邊氏生男二人長親良爲嗣次某幼女三人長早夭二女尚幼銘曰子子宗運邁邦傾覆忠克輔主武克扞國天道福善子孫繇繇逮至數世先生出焉偉歟先生始好文學天資純美篤行有覺維孝維友家道其正施及邦國奚爲爲政方今昇平士庶有止一班雖賤繫亦榮矣先生之德死而不朽我銘墓表以告悠久

祭文



祭文 祭故攝邱監守考澗萱先生文

嗚呼先生。巍巍令望。國之耆德。齡既高矣。厥行孔飾。以察其內。忠誠且直。以望其外。威儀抑抑。發言不苟。是程是式。人老而耄。先生不惑。人老而衰。先生益力。雖則致仕。尚爲民則。嗚呼先生。處劇居煩。六十餘年。啓處之遑。唯學是研。匪怠匪懈。孜孜乾乾。篝燈繼晷。手不釋編。道宗上聖。躬期前賢。抗志千古。潛思九淵。結文構辭。爰琢爰鑄。古稱篤學。先生有焉。嗚呼先生。惟我先考。交遊是擇。其於先生。肝膽相藉。如切如磋。

唯善之責。以遨以遊。心乎莫逆。先生奉職。畿之南側。先考述適。在藩北僻。相距千里。山海遼隔。異地同心。魚雁繹繹。嗚呼先生。余之不弔。夙喪嚴怙。皇皇烝烝。如聾如瞽。母氏泣謂。我兒奚憮。尚有先生。可以師矩。繾綣好音。千里存撫。辭章之美。如黻如黼。欲往從之。邈彼攝土。佇立瞻望。孰愬衷肚。嗚呼先生。丁丑之歲。余如江都。途經于攝。初接範模。如朦斯眊。如跛斯扶。公事靡盬。不可須臾。明年游洛。真攝接衢。載奔載馳。三侍隩隅。醫我以藥。膏我以腴。會少離促。遺憾曷輸。







